

金石錄賡跋

金

石

錄

賈

跋

金石錄

續跋

古器物

楚鐘銘
商雒鼎銘

甌銘
秦權銘

古器物銘

銅釜銘
新莽候鈺銘

周陽家鐘銘

漢王稚子闕銘

漢國三老袁君碑

漢西嶽石闕銘

漢北海相景君碑

漢北海相景君碑陰

漢敦煌長史武班碑

漢司隸楊厥開石門頌

漢平都侯相蔣君碑

漢孔子廟置卒史碑

漢孔德讓碣

漢孔君墓碣

漢韓明府孔子廟碑

漢州輔碑陰

漢郎中鄭君碑

漢丹陽太守郭旻碑

楚鐘銘

楚之僭在王而不在乎自紀其元春秋書隱公元年
豈亦不用周之正朔乎三代之時侯國之為史者但
書本國之年而不書天子之年春秋隱公元年者何
自魯人書之也泰誓十有三年春者何自周人書之
也以上皆顧亭林金石文字記中語謹摘錄之

甌銘

真宗咸平乾州獻古銅鼎狀方而四足上有古文二
十一字詔儒臣考正而句中正杜鎬以為史信父甌

考古圖云好時令黃郛獲是器以獻句中正杜鎬驗
其文楊南仲以史字不必讀為史當作中音仲予按
墨子夏后鑄鼎四足而方則此甗為夏商之器當時
人多以伯仲甲乙為號未常有史姓者楊說近之說
文云甗甗也

秦權銘

宋秘閣校理文同家有二器其一銅環上有銘循環
刻之歐陽公云不知為何器趙氏以為秦權據班固
律曆志五權之制圜而環之令之內倍好者周旋無

端孟康註錘之形如環也予按爾雅肉倍好為璧好
倍肉為瑗肉好若一謂之環李氏云邊曰肉中空曰
好邊大而空小璧也此之肉倍好者如璧趙氏引康
註如環者誤

商雒鼎銘

宋劉原父得鼎于商雒其銘有云惟十有四月蔡君
謨常問原父十有四月者何原父不能對呂大臨云
古器多有是語或云十三月或云十九月疑人君即
位居喪踰年未改元故以月數趙氏云古人君即位

明年稱元並無踰年不改元之事呂說非也但古語
誠有不可曉者予按史記代王歌二十七月齊王十
九月小司馬註云因舊月而數也如前鼎銘或因即
位之月數起故不稱某年其義亦易曉耳

銅釜銘

三輔黃圖長信宮漢太后常居之后宮在西秋之象
也秋主信故宮殿皆以長信長秋為名漢書天子之
女下嫁不自主婚以公主之故曰公主亦曰翁主王
曰王主侯曰侯主天子之姊妹為長公主外戚傳文

帝立數月封竇皇后女嫫為長公主顏師古曰年最長故為長公主然則顏之說自父封之也姊妹皆得稱長者兄弟封之以別于己之女也歟魏徵云皇帝之姑姊為長公主皇帝之女為公主是也

周陽家鐘銘

漢表趙蕪以淮南王舅封周陽侯田蚡傳弟勝為周陽侯按太子稱家故公主亦曰家如館陶家平陽公主家是也侯亦曰家如衛青父鄭季以縣吏給事侯家是也此曰周陽家未知為誰氏之鐘呂氏考古圖

有周陽侯羸可知周陽家即周陽侯也

新莽候鈺

洪氏隸續止釋候鈺重五十來斤來字為七字借用
而不言候鈺所出按考工記鳧氏為鍾鼓上謂之鈺
註云鼓者所擊處也鈺在鐘腰之上鐘體之正處采
芑之詩有鈺人伐鼓註云鈺音征鏡也獨也鼓以動
之鈺以靜之鈺與鼓各有人焉則鈺另為一器之名
而周禮鼓人以金鐻節鼓以金鏡止鼓又若鼓人所
執之物與采芑之詩互異此云候鈺足以証鈺人有

專司矣說文云倏伺望也鉦鏡也似鈴柄中上下通
博古圖有周雲雷鉦其形似鈴鐸有柄可以持而擊
之

漢王稚子闕銘

漢傳舉茂才除温令遷兗州刺史後徵拜侍御史永
光二年從駕南巡還為洛陽令註從温補洛陽令與
傳異漢人樹闕歷叙官闕不能盡載則更立一闕如
太尉劉寬是也洪氏載此闕為河南縣令而辨其即
温令以河內乃郡非縣温為河內之屬邑也

漢國三老袁君碑

右表君碑云諱良字厚卿陳國扶樂人也子光博平
令騰尚書郎璋謁者孫衛尉滂司徒掾弘趙氏洪氏
歷辨表安與滂非從兄弟甚詳予謂安傳與此碑官
闕年代較然不必辨也碑云良歷郎中謁者將作大
匠丞相令廣陵太守議郎符郎令三老梁相以順帝
永建六年卒安傳祖父良平帝時為太子舍人建武
初為成武令郎史或有遺漏何不同至此况安薨于
明帝永平四年豈有其祖之卒及在後七十一年趙

氏云在後三十九年者亦誤蓋永平四年辛酉而永
建六年辛未已兩易甲子也安子京：子彭：次子
逢在光和二年三月以司空免而滂之免司徒亦在
此月中豈有與從曾孫同時在三公之位又彭之孫
閔二弟忠弘豈有與從高祖父司徒掾同名之理始
知安滂之祖名姓適相同耳至于水經之表梁以此
碑之梁相而訛袁幹之為貴鄉侯即此碑之遺鄉而
訛也姓纂姓苑諸書率多附會何足深論耶

漢西嶽石闕銘

北涼王沮渠牧健閩主王璘皆稱永和
秦而已
不心漢晉後

漢北海相景君碑

右景君碑詳後亂曰宜參鼎鞞洪氏云字書無鞞字
當作拂解按漢隸多通用如紱六作紱此鞞字應作
鞞鄭氏曰山行曰鞞取封玉為山之象以祭道神也
益喻景君之德望重如鼎高如山宜參云者應在台
鼎之位樊敏碑模楷後生宜參鼎鑄者是也

漢北海相景君碑陰

漢書循行此碑作脩行都少卿穆曰後漢書皆出傳
錄以修為循者特傳錄之誤耳趙氏不信碑本而信
漢書且引晉書為證不知晉書修于唐乃仍漢書之
誤而云循行也予按考景將侯王氏脩侯犯色師古
曰脩音條地里志勃海都脩市應邵曰脩音條脩條
字畫相類亦致訛謬則循脩二字其因字畫傳寫之
誤無疑兩漢官制郡國屬吏無名千者河南尹員吏
有百石卒吏二百五十人碑稱故吏列于書佐後者
即此卒吏或謂千字乃卒字之訛予曾至景君碑下

詳審午字並無剝文都少卿金薤琳瑯釋此碑陰姓名遺行義劇張敏字公輔故書佐劇下二字疑字伯度而台丘遷則誤為呂立遷何也韓勅碑有行義椽不知為何官不稱故者惟敏耳古人命官多因前代表志或緣其名或用其義因憶前書註漢官典儀職云刺史周行郡國以六條問事安知不以條行為官名其職主于察治耶條侯條市皆誤為脩則此或從條字而訛未可知也趙氏以台丘為複姓之奇碑又有水丘卽字石其姓亦僅見爾下又云行三年服者凡

八十七人漢自文帝短喪之後苟能斬杖執禮者碑
中必特書之此以親喪之戚施于景君似乎矯情踰
禮失先王緣情之制或師資之間心喪三年服不忍
采而已非必寢苦啜粥為也

漢敦煌長史武班碑

碑中有金鄉長河間高陽史恢銘詞後有尚書丞曹
芝成武令曹种豐令徐崇陳留府丞關防東長關書
此碑嚴祺字伯曾小歐陽云字伯魯集古錄謂氏族
州里官闕皆不可見趙氏一證以為皆備洪氏謂

立碑者六人而不及書碑之人蓋嚴祺在六人之外
又明言書此碑在上文予特拈出使之有聞于世祺
視六人不書秩里而獨字之必處士之同里開者也
秦置郡守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凡郡有丞至唐始
以大州為府後遂以府易郡兩漢領縣者非國則郡
如陳留之丞宜曰郡丞而此碑曰陳留府丞武班之
父開明碑除吳郡府丞高順碑蜀郡北部府丞

漢司隸楊厥開石門頌

予讀鄧騭傳時遭元二之災人士荒饑死者相望章

懷註元二應作元，竊疑文人好奇比之陽九百六
宜作元二本文直指永初元年二年災害為是即此
碑云中遭元二西夷虐殘亦見於隲傳而洪氏先得
我心既辨詳悉又引王充論衡元二之間嘉德播流
與此碑皆即位之元年二年義尤確切善讀書者不
以辭害志顧以平白曉暢之語轉為傳會之解所不
取也碑中有厥字孟文故歐公與趙氏俱曰楊厥水
經註云司隸楊渙與字孟文合

漢平都相蔣君碑

蔣君歷郡五官掾功曹再為計掾出宰豫章平下闕
平都侯國屬豫章平字下必都也趙氏所收豈盡殘
缺而云不可考耶洪氏辨蓼儀即藜莪音義甚詳而
此碑銘中有皇矣上帝賦命不均泚人君子胡不萬
年作他鈞切與詩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同漢書叙傳
封禪郊祀登秩百神協律改正亨茲萬年韓詩外傳
往而不可返者親也至而不可用者年也其所本如
此

漢置孔子廟卒史碑

右碑漢永興元年造司徒臣雄司空臣戒請置孔子
廟掌禮器百石卒史一人書名不書姓者以位列三
公皆知為吳雄趙戒也唐宋告身章奏署名凡丞相
不著姓者類此按范書百官志東西掾四百石以下
秩比命士為百石屬其後辟除通為百石但司徒公
下凡祭祀掌省牲視濯則有令史屬三十六人司空
公下凡祭祀掌掃除樂器則有令史屬四十二人而
無卒史之名卒史見此碑隸法與韓勅碑畧同而嚴
謹過之叙事簡要尤為近古云

漢孔德讓碣

右碣集古錄云其名已磨滅但云字德讓者宣尼公
二十世孫都尉君之子也趙氏云作孔德讓碣按德
讓名謙載孔氏家乘都尉君者宙也宙有七子知名
者謙裒融三人而已融自有傳裒之名見史晨碑謙
卒于永興二年年二十四又十二年延熹甲辰都尉
始卒記此碣者必都尉也其文字簡妙可觀東家雜
記云碣在孔子墓林中

漢孔君墓碣

右孔君碣在孔子墓林中其額題孔君之墓文已殘
缺前有云元年乙未而元年上闕二字趙氏以為東
漢惟桓帝永壽元年歲次乙未其他有三乙未皆非
元年此碑當為永壽時立也按史漢高元年與昭帝
始元元年皆為乙未安知孔君非西漢時人而趙氏
竟以為永壽鑿矣

右韓明府修孔廟禮器碑云明府名敕字叔鄴歐陽
公云春秋傳載古人命名之說不以為名者頗多故

前世見於史傳未有名敕者予觀繁陽令楊君碑陰
有故民程敕字伯嚴則漢時不獨韓明府名敕也敕
字本音徠去聲今按二君之字皆作飭字解此碑簡
古逸宕為漢隸第一都玄敬揚用修錄碑文缺七字
而趙子函石墨鐫華本缺五字此多戲與二字存蓋
先文莊公舊物也隸釋載碑陰六十一人右韓明府
以下涿郡太守魯庶至相史魯周乾八人則正碑非
碑陰也

漢州輔碑陰

右州輔碑陰自漢陽太守而下四十九人故点兆尹
延篤叔堅居其次趙氏云輔一宦者碑陰列數十人
延叔堅當代顯人挂名于此為可耻洪氏据碑云鄉
人姻族相與刊石稱邑者八人延篤為南陽讐人不
稱邑則知輔亦讐之人也况身退窮約同塵所以遠
害引陳仲弓弔張讓母喪為叔堅解嘲予謂趙說乃
理之正洪說亦情之通皆是也內有小侯新野鄧辰
伯臺明帝永平九年為四姓小侯開立學校袁宏漢
紀曰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號四姓小侯

以非列侯故曰小侯註引禮記曰庶方小侯亦其義也桓帝建和二年賜四姓及梁鄧小侯帛則四姓之外戚子弟皆得稱小侯可知已第和熹皇后謙退兄隲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將至安帝永初中始封上蔡侯弟惺葉侯弘西平侯閻西華侯不知辰為誰之後也至於州姓必皆輔族內則令丞郎中外則守上黨相細陽與州從事縣令長共十有三人范書所謂子弟支附過半于州國菴寺之禍惟漢獨烈有由來已

漢郎中鄭君碑

白虎通巡者循也通作遁晏子有云晏子逡遁而對
管子桓公蹙然逡遁周禮司士註逡遁既復位儀禮
士昏禮註辟逡遁音旬漢平當贊逡遁有耻則逡遁
即逡巡明矣項籍傳亦有遁巡而不敢進之語註作
蹲莊子蹲循勿爭不可泥過秦論之註而以為一音
也玉篇徒頓徒昆二切釋退還即退讓之意用本韻
亦可

漢丹陽太守郭旻碑

古人治經術各自名家小杜者杜延年也杜周明法
律延年為周少子亦明法律周酷暴延年行寬厚叢
知名此云治律小杜者必延年無疑

此其子也... 治律小杜者... 延年... 明法... 法律... 周酷... 暴延年... 行寬... 厚叢... 知名... 此云... 治律... 小杜... 者必... 延年... 無疑

金石錄

續跋

漢孫叔敖碑

漢孫叔敖碑陰

漢冀州刺史王純碑

漢桐柏淮源廟碑

漢祝睦後碑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

漢老子銘

漢車騎將軍馮緄碑

漢竹邑侯相張壽碑

漢冀州從事張表碑

漢金鄉長侯君碑

漢衛尉卿衡方碑

漢中郎馬君碑

漢慎令劉君碑

漢博陵太守孔彪碑

漢李翕析里橋郾閣頌碑

漢成陽靈臺碑陰

動

漢司隸校尉魯峻碑

漢玄儒先生碑

漢桂陽太守周君頌陰

漢繁陽令楊君碑

漢梁相費汎碑

漢孫井教碑

予曾箋此碑以知叔教之名為快按春秋為教薦艾
獵杜預皆以為叔教則未必名饒也况碑文可議者
三如云叔教為相庶人有曾閔貞孝之行又云繼伍

舉子文之統又云仕于靈王卒後數年莊王封之夫
井教相楚當魯宣公時曾閔在定哀之際援後贊前
猶屬作文者比擬之病至伍舉後于教四五十年直
云繼其統何耶况靈王為莊之曾孫反序在前舛謬
極矣彼所云名饒恐未必有所據也

漢孫井教碑陰

右孫井教碑陰云期思長光視事一紀趙氏以為
失其姓氏按期思縣宰段君諱光字世賢魏郡鄴人
已見於叔教碑中故碑陰不復及其姓豈未之

考耶碑云渤海太守字武伯有二子長子字伯尉少
子字仲尉伯尉一子字世伯仲尉二子長字孝伯弟
世信世伯子字子仲治產於繚虛六男一女大子字
長都次子蘭卿次弟字仲陽次弟字叔通次弟字衛
公次弟字劉卿此繚宗六父也孝伯子字文闕一治
產于村虛亦六男一女大子字惠明次弟字次卿次
弟字聖公次弟字稚卿次弟字彥卿次弟字少卿此
材宗六父也世信一子相承季陵文卿孝公即闕一
虛一父其高祖與材高祖父親兄弟孫氏宗族譜紀

歷、如此而云不可次第何耶

漢冀州刺史王純碑

右王純碑云君諱純字伯敦年五十九延熹四年八月廿八日甲寅隕徂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丙申葬而立此碑也趙氏以水經須句西有冀州刺史王純碑為此碑純字之訛愚按水經王純碑立於中平四年去延熹已二十餘年或別有王純非王純也且隸書純紛二字絕不類而此碑純字完好更無殘泐若趙氏所云乃好奇之過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漢桐柏淮源廟碑

右碑延熹六年正月八日南陽守躬祀淮廟事吾友
朱錫鬯所藏之本與隸釋同特歐陽公謂中山盧奴
君，上闕其姓而此碑曰張君視隸釋為尤全惟靈
祇下闕報佑二字耳水經注桐柏山南有淮源廟，
前有碑是南陽郭苞立又二碑並是延熹中守令所
立此其一也碑云從郭君以來廿年不復身至豈即
郭苞也耶銘後列春侍祠官屬劉訢劉瑗樂茂任巽
秋梁懿周謙鄧嶷趙曼謝綜九人足見漢時致敬岳

瀆祀事嚴慎春秋官屬分設如此頌辭彬々可觀中
有陟彼高岡臻茲廟側肅々其敬靈祇降福按福音
復祐也祥也此叶筆力及其義則同予觀尚書惟辟
作福易並受其福曲禮祭則受福皆叶福韻漢去古
未遠字亦通用後世以福字叶者不多見已

漢祝睦後碑

右碑額云漢故山陽太守祝君碑篆書前碑云君諱
睦字元德濟陰己氏人以延熹七年卒故吏王堂等
於三年禮闈復立此碑故曰後碑云故吏王堂等

竊聞下有述上之功臣有叙君之德又引孔子曰民
人登祝上天歆焉僚屬欽熙孰不咨賢代作頌曰伊
予祝君兆自蔡幸祝融苗胄又曰鄭有祝聃者若其
胤也按睦以考察舉歷北海長史郾令北軍中候尚
書尚書僕射常山相山陽太守恭儉仁恕為門生故
吏所思慕故立兩碑、中屢用論語而鄉黨遂、則
與今文不同藝文志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釋
文傳不習字鄭玄注云魯讀傳為專按當時有古讀
齊讀魯讀之不同皇覽引魯讀諸事如未常無誨為

悔五十以學易為亦正惟弟子不能學也正為誠坦
蕩為坦湯冕衣裳者冕為統瓜祭瓜為必賜生為牲
詠而歸鄭本作饋魯為歸仍舊貫仍為仁片言折獄
折為制小慧為惠古之矜也廉為貶歸孔子豚鄭
作饋魯為歸天何言哉天為夫又崔子為高子躁為
傲室為室車中不內顧無不字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無全章則此遂、安知非齊魯之所讀為恂、之同
音而異解乎若前碑有恥且恪則又格字之借用非
讀音也漢察舉孝廉而安獻皆常詔公卿郡國舉至

孝之士故有獨以孝薦者藜即黎史記重黎居火正
索隱重氏黎氏二官重為木正黎為火正左傳少昊
氏之子曰重顓頊氏之子曰黎此以重黎為一人仍
是顓頊之子孫劉氏云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則
稱重黎此碑單言黎者乃火正非木正也史記註祝
大融明也祝為國名殆以國為氏者祝聃見隱公九
年碑首二語用釋名以見其刊銘之意也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

孔子四十七代孫傳官右朝議大夫于宋紹興中著

東家禕記云十九代宙郎中令碑云郎中按郎中令
秩千石郎中二百石皆屬中尉宙初舉孝廉未能即
除郎中令而傳為孔氏裔孫援據譜系不應舛誤然
碑為當時所立更屬可信集古又云宙舉孝廉除郎
遷元城令百官志郎典郎中秩自不同蔡質漢儀曰
三署郎見光祿勳執板拜見謂主左右署及五官中
郎也他如尚書郎羽林郎黃門郎小黃門郎議郎治
禮郎通謂之郎而郎中之所屬者如五官謁者及中
尉而三耳似不得去中字以混于諸郎或文忠省文

抑別有所据也顧寧人曰孔融傳父由太山都尉非也名由者別自一人按魏武紀豫州刺史孔由英雄記由字公緒九州春秋作曹乃獻帝時人予從常熟錢氏毛氏泰興季氏同里徐氏見宋刻善本皆作宙未知顧之所据何本也

漢老子銘

右老子銘洪氏云碑在亳州苦縣苦屬陳國故其文陳相邊韶所作碑云老子姓李字伯陽楚相縣人也史記則曰楚苦縣索隱云苦本屬楚高帝十一年立

淮陽國陳縣苦縣皆屬焉裴氏因以苦屬陳然則洪氏仍其誤而所謂相縣地里志未之載也碑云孔子以周靈王廿年生趙氏云以年表及世家考之孔子以魯襄公二十二年生乃靈王二十一年未知孰是按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此以為二十二年蓋因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誤其說與碑合碑又云孔子年十七學禮於老聃計其年紀聃時以二百餘歲聃然老耄之貌按許慎云聃耳曼也故老子名耳字聃此云聃然老貌未知解從何來且

史記孔子年十七孟釐子病誡其嗣必師孔子故孟
懿子同南宮敬叔往學焉又云敬叔與孔子適周見
老子非必在一年中且昭公二十四年釐子卒孔子
年三十有五則學禮亦當在十七歲以後事蓋此文
用史記語未加詳審耳茅韶文雖用史記而又轉詆
班書以老子與子西同科不言韓非同傳何也漢表
註張晏云老子玄默仲尼所師雖不在聖要為大賢
而在第_四按第_四等為中上伯陽父在_寺人孟子後
而_郟子之後老子再見又何也斗星作_升星同科作

同科漢隸分韻升升上音陞下音糾後人以二字易
混改升作斗俗書作斗

漢車騎將軍馮緄碑

右馮緄碑趙氏證之本傳謂范書顛倒錯謬如碑云
字皇卿而史曰隲卿史舉孝廉七遷至屬國都尉而
碑共十一遷之類固矣然趙氏割裂傳文不察立碑
隱諱之義有可辨者如傳云張敞承宦官音奏緄將
傳婢二人戎服自隨又輒于江陵刻石紀功請下吏
按理尚書令黃雋奏議以罪無正法不合致糾趙氏

削此一段止將碑云以誣言奏河內太守中常侍弟
左悺坐遜位為史之誤又以傳云山陽太守單遷以
罪繫獄混老致其死中官相黨共誅章誣混坐輸左
校而碑云表荊州刺史李隗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
守劉瓚不宜以重法論坐法作左校為史之謬亦思
桓帝時宦豎弄權黨錮煽虐作文者不敢直書或借
他事以實策免得罪之由且傳碑戎服刻石紀功於
誇猥褻有累盛德立碑者非門生故吏即其子孫為
親者諱情理宜然史修于宋無所忌諱自當直書而

趙氏遽以為史失其實則何也夫緄父被收獨發其
詐至詔策云出郊之事不復內制有司祖于國門且
緄推功于應奉後輸左校奉疏理得免為緄名節所
係碑皆遺之則碑之脫畧者多矣古人常立兩碑互
見其行事豈緄尚有別碑也歟碑末云孝桓皇帝命
將軍討此疆夷有桓、烈、之姿因謚為桓趙氏以
為緄謚桓而傳不載洪氏則云緄歿于永康適當桓
帝升遐之日作文者以帝謚書左方非即緄謚也愚
按因謚為桓之下並無他語味因字之義正以孝桓

之謚初定而緄之謚相因君臣同謚斯亦異教故著於碑若曰帝謚書左方則與緄有何闕合而書之乎洪氏駁論者誤也

漢竹邑侯相張壽碑

右漢故竹邑侯相張君之碑隸額諱壽字仲吾晉大夫張老之裔而不言其籍里建寧元年五月卒壽治功曹周憐放濫反為督郵周紘承會表問即棄官歸所謂以義合不合則去者耶今人貪戀名位即屢遭彈劾不之引退世風日下見此碑能勿抱愧耶碑以

習為襲婁為屢蟬為燕覲、為耽、顛為旻梨為黎
殿為奠此音之假借者也以蓋為盍忝為忝恭為恭
取為孔邑為邑墜為野老為老樸為攀憾為感弘為
弘皓為皓怍為弔昧為疾戔為戔弼為弼旨為旨則
字體之加變也說文耽視近而志遠也引易虎視眈
、又耳下垂為耽俗書引易誤作耽轉作眈不若此
碑之覲、其音相同使人皆知其為借也夫

漢冀州從事張表碑

右額故冀州從事張君之碑篆書碑云君諱表字元

異系帝高辛爰暨后稷張仲孝友雅藝攸載天挺苗
侯應期佐治君其循也又云初仕郡為督郵鷹撮盧
擊又云入為主簿歷五官掾功曹后臧其勲俾守犂
陽又云度時否泰舍之則藏春秋六十四以建寧元
年三月卒十有一月葬皆作四言韻語而以五言四
句終之銘用騷體所謂雅藝者詩也犂陽即黎陽后
美其功而使官于冀也歐陽公謂鷹撮盧擊殆以狗
喻人洪氏則云失于深考擊字上微損似霆字予按
鷹鷂之逐見左氏盧令見齊風漢人近古用此有

本正不必借寔字而曲為之說也

漢金鄉長侯君碑

右侯君名成碑之謬訛與史異者趙錄論之詳矣茅碑云酺封昭統侯趙云漢書功臣表亦不載按西漢表平帝封侯輔為明統侯疑漢人借酺作輔趙未之考也碑云夫人以延熹七年十一月三日終此夫人合誌之始而不著其氏族何也

漢衛尉卿衡方碑

右碑趙錄云慕莪為蓼儀蓋漢人各以其學名家所

傳時有同異余按是碑以委蛇爲禕隋出韓詩內傳
而知其所傳乃韓氏學也漢碑字多假借大約其音
相同未有如是碑之變者將授緄職以緄作袞庵離
寢疾以庵作奄耀此聲香以聲作馨踏規履渠以渠
作矩讀者須以意逆而得之銘云樂音君子以音作
只顏氏于祿字書音音上俗下正音字漢人用之而
云俗何也

漢郎中馬君碑

右馬君碑趙氏曰文字殘滅可見者字元海而已按

碑云諱江濟陰乘氏人又云中弟字文緒位主簿督
郵年卅二早世豈趙氏所收皆殘滅不可考究耶

漢慎令劉君碑

右碑額隸書劉君諱修字伯麟舉孝廉除郎中去官
辟從事司徒掾掌典邊事遷慎令到官期月勅兒子
欲生見故主終歸于家以建寧四年五月卒說文勅
誡也左傳註執鞭以出教令也爾雅勞也註相約束
亦為勞苦光武建武元年九月詔註漢制度曰帝之
下書有四其四曰誡勅謂勅刺史太守之類則勅者

為朝廷制詔之名而兩漢傳如韋賢勅子弘自免太
常丙吉數勅乳母韓延壽勅功曹議罰王尊教救功
曹召勅廐長朱博救告吏民趙廣漢救獄吏趙子賤
救吏殺李固二子李膺救門下簡通賓客法雄勅子
真助求人材周榮勅妻子勿得殞殮趙興勅縣出鮑
升度尚救軍中秣馬蓐食范式勅縣代孔嵩與此碑
勅兒子同猶屬告誡之意古人行文用字不相避也
至陳咸之公移勅書龔遂之移書勅屬縣趙岐為遺
令勅兄子張輔病篤勅其子則有其文矣不敢竟以

為勅也惟孫寶之告督郵何並之遣武吏曹操之問
黃蓋行人孫堅之告吏冠以勅曰二字無異於詔書
何也然此猶為自上行下之文若陶謙上書獻帝有
臣前調穀百萬斛已在水次輒敕兵護送始知此字
為上下通用不止用于朝廷也沿至魏晉用者漸少
而孟康之預勅督郵國淵之敕功曹何曾敕記室之
勿報周訪敕將士不得妄動猶或見之自南北朝而
後臣下不敢用此字矣亦作勅或作勅司馬氏曰勅
本音賚世以為勅字行之前書敕勅並用東漢專行

勅字矣按尚書勅天之命詩既匡既勅皆作勅解亦
非賚協毛傳勅通作飭張良傳明飭長吏師古曰讀
與勅同碑又云其于鄉黨遜如也亦與今之論語
異孔氏正義曰論語以口相授受故經焚書而獨存
夫口授則音易訛况論語十二家其傳習不能無別
解也凡漢碑多立于故吏門生而此碑立于子弟碑
云二弟龍純孳哀孔懷孤生傷協邵長孺思慕為碑
中僅見錄其名以傳之

漢博陵太守孔彪碑

右孔彪碑在曲阜孔林中趙氏云彪自博陵再遷河
東太守而碑額題博陵不知何謂洪氏以碑陰故吏
十三人皆博陵之人追稱博陵固矣第洪氏云可以
託六為歇後之甚按其文仁必有勇可以託六授命
如毛諾則不宿羨之至也莫不歸服盖用韻也至云
拊馬蠲害易明夷六二渙初六皆曰用拯馬壯拯字
子夏傳說文字林並作拊音升一音承上舉也唐開
成以後石經作拯耳若無偏無黨遵王之素與古今
文尚書不同或叶遵王之路當時傳習者自有其說

未可知也

漢李翕析里橋郾閣頌碑

右碑歐公謂遭過隕納及驛散閣之漸漂徙朝陽之
平爇刻畫完而莫詳其義洪氏據碑言閣道危殆車
乘往還人物俱墮則隕納謂墜淵驛與釋同爇即燥
字固矣而不解漸漂何也按說文漂字他合反音沓
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從水從彘省文或作漂後人
以濕為乾溼之溼而漂又訛為漂矣如孟子淪濟漂
而注之海亦後人妄改也此碑漸漂漸峻峭也漂即

溼字故下有平燥之對洪氏未及察耳

漢咸陽靈臺碑陰

右咸陽靈臺堯母冢也漢人修祠墓出錢百者皆書
之此碑陰記仲氏門宗治黃屋碑頌三十一人異姓
四人而呂長仲球出錢三萬七千鉅鹿太守仲訢出
錢萬其餘皆二千較他碑出錢之數無有多于此者
遂稱羨仲氏夸而誌之然後知當時錢重若此後世
視錢既輕則行錢滋弊物價愈貴錢數愈多究之錢
日益少非上有術以推之恐公私將日益困也

漢司隸校尉魯峻碑

歐陽公云峻為屯騎而碑首題以司隸二者莫曉洪氏云漢人所書碑志以所重之官揭之司隸權尊而秩清非列校可比也予至濟寧碑下詳繹其文遭母憂自乞拜議郎服竟還拜屯騎校尉以病遜位守䟽廣止足之計樂於陵灌園之潔似峻持服三年起拜屯騎而即歸未常在位故碑首叙其寔歷之官也百官志七校尉皆二千石如洪之說以司隸為權尊而特書之則朝廷官秩可任人去留者耶

漢玄儒先生碑

右額云玄儒姜先生碑篆書諱壽字元考南陽隆人
蓋山林栖遁之士鄉黨愛之論德處謚而誌銘寡寂
反有不修廉隅不飭小行之語竊意當時附勢趨矣
習以成俗有人焉儵然高尚則相與追慕而標榜之
亦風厲末世之一端也洪氏曰玄儒之謚與陳寔之
文範法真之元德魯峻之忠惠父皆非謚于朝者群
下標榜僭用私謚至于三君八碩之目起而黨裒作
矣按郭正以友謚法真為玄德先生朱穆以子謚父

暉為貞宣先生蔡邕等以門人謚穆為文忠先生廣漢鄉人謚楊厚為文父蓋當時習俗然也碑用經傳率多歌後語此曰有朋自遠與孔彪碑可以託六同

漢桂陽太守周君頌陰

右周憬碑陰邑長二人守長一人行事一人從事三人督郵一人故吏二十三人工師一人其中宰曲紅者一人貫曲紅者十六人洪氏據水經以曲紅即曲江辯之詳矣第不解行事為何秩予按後漢西域傳車師後王殺後部司馬及燉煌行事註行事即行長

史索班也又蜀志馬超父騰為軍行事領部又南
朝以郡太守行州事者稱行事其秩應長于從事明
矣

漢繁陽令楊君碑

右額漢故繁陽令楊君之碑銘篆書楊君為太尉震
之孫富波相牧之少子太尉袁之猶子沛相統之弟
高陽令著之從昆弟碑首闕其諱字州郡辟為功曹
帝召見拜郎中除右都侯遷繁陽令以叔父太尉喪
去官吏民二千餘人守闕上書歷年運穀萬斛助官

以乞還君集古隸釋皆謂此事未之前聞蓋以上書
歷年輸穀為僮事也豈知漢人近古直道在人即前
書魏相為河南太守去官河南卒戍中都者二三千
人遮大將軍自言願留作一年以贖太守而河南之
老弱守闕上書者萬餘人古之善教得民者爭欲得
賢守令以父母之乞留之誠固自不約而同也前後
書如乞還楊君者屢見後經年留戍尚所不辭况輸
穀乎今之猴冠虎翼者多人陳乞輒引漢公卿二千
石父母之喪不得奔赴為例而千萬吏中得一二循

良反視為當門之蘭鋤而去之無一人敢攀號者世道江河至於陷溺讀此碑能不太息乎

漢梁相費汎碑

閔二年傳成季之將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昭三十有二年傳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以其有文在手而呼之為文也季氏無單名文者友之子行父謚文子非名也碑云季文為魯大夫者直用姜之愛子之語爾否則古碑殘泐友與文字畫相近而

訛也耶

續反

漢太尉陳球碑

漢太尉陳球碑

漢太尉陳球碑

漢太尉陳球碑

漢太尉陳球碑

漢太尉陳球碑

漢太尉陳球碑

漢太尉陳球碑

金石錄

漢太尉陳球碑

漢太尉郭禧碑陰

漢華嶽碑

漢樊毅西岳碑

漢逢童子碑

漢三公山碑

漢散阮君神祠碑

漢無極山碑

續跋

漢涼州刺史魏君碑

漢成陽令唐君碑

漢白石神君碑

漢都鄉正街彈碑

漢尉氏令鄭君碑

漢周公禮殿記

漢巴郡太守樊君碑

漢綏民校尉熊君碑

漢太尉楊震碑

漢執金吾武榮碑

漢富春丞張君碑

漢巴郡太守張府君功德叙

漢戚伯著碑

漢仙人唐君碑

漢相府小史夏堪碑

漢太尉陳球碑

右陳球二碑詳畧不同與史傳多合第范書球為繁

陽今拒魏郡太守求賂事二碑皆不載一碑云換東

城門侯一碑云換中東城門侯愚按洛陽城有上東門中東門前碑無中字省文也左傳虞闕父為周陶正碑作遏父與史記同敬仲至齊為工正碑作公正漢書太尉橋公碑作喬公借用也球與司徒劉郃衛尉陽球謀誅宦官事碑皆遺之忌諱也

漢太尉郭禧碑陰

右郭禧碑陰前有故吏人名四大字猶之孔宙碑陰前列門生故吏名五字也自張立度成以下凡百餘人又有右河南郡右河內郡右弘農郡右扶風郡按

苑書郡國志河南以光武都洛陽建武十五年改曰河南尹漢官曰尹正也不名曰國况曰郡乎漢書自左馮翊右扶風而外更無名左右者故馮翊扶風下裁去郡字此碑河南河內弘農皆曰右而右扶風又加郡字所不解也

漢華嶽碑

右樊毅西嶽碑云惟光和元年歲在戊午名曰咸池又曰時雨不興甘澍弗布念存黔首懼闕曠素洪氏引淮南子天官書許慎注咸池之為星名為太歲為

水魚之圉固矣第此碑之用咸池則未究其故也漢
書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帝車舍文耀鉤云西宮白
帝其精白虎元命包云咸池主五穀其星五者各有
所職咸池言穀生於水含秀含實主秋垂一名五帝
車舍以載穀而販也天官書曰火入旱金兵水水謂
火金水入咸池則各致此灾宋均云不言木土者德
星至此不為害也淮南子云敦牂之歲大旱太陰
在午名曰敦牂歲星舍胃昴畢劉績云咸池星在畢
北五車星中淮南子又云大時者咸池也小時者月

建也註子午卯酉皆為咸池二月建卯從右行四仲
終而復始也子按華嶽在西實應西宮太陰在午又
應咸池樊毅因早祀嶽葺治山亭漢人文字皆有來
歷非泛用天官書也

漢樊毅修西岳廟碑

右樊毅碑云有漢元舅五侯之胄謝陽之孫曰樊府
君諱毅字仲德洪氏据水經泚水西南流謝水注之
詩所謂申伯番既入于謝者樊丹封謝陽侯即其
國又云淮水自廣陵出白馬湖逕山陽城西即射陽

此說非是水經注云
謝水注之謝陽在射
水之陽史是省文
從其實_陽章懷注
云別有射縣疑遠
正指臨淮之屬縣也
光武起于南陽樊
氏是其外家封邑
故宜在河南而不
在河南也一清識

縣之故城高祖六年封項纏為射陽侯乃其地遂以
范書封樊丹為射陽者誤按樊宏傳世祖建武十三
年封宏弟丹為射陽侯章懷太子註亦引水經竟曰
在射水之陽而非謝陽且云別有射陽縣疑遠恐非
此地予考前後書臨淮有射陽河南無射陽當時侯
封或邑或城或亭或鄉而申伯之謝去漢已遠故不
入地理志水經所據或以此碑有謝字耳夫隸書借
用如邢橋喬五伍邵召之類不一而足左傳楚師
伐陳取焦夷註焦即今譙縣焦譙借用安知謝非射

之借用乎功臣表又作貫陽侯劉纏小司馬曰貫亦射也顏師古曰作貫者非是

漢逢童子碑

右逢盛碑云諱盛字伯彌年十二而天門人孫理等立此碑漢人立碑之濫施于童稚蔡中郎集袁滿來年十五歲胡根年七歲如盛六年十有二而褒美之詞比擬非倫酈道元云封者表有德碑者頌有功自非此徒何用許為逢童在凶短折之列而其父黨門人伐石銘哀至于如此何也按逢自逢公伯陵封於

齊因以為姓左傳有逢丑父古今人表有逢於何數
人陽朔中有太僕逢信東漢末有逢萌編古命氏有
逢絲為趙王傅至若司馬相如云烏獲逢蒙之技王
褒云逢門子彎烏號之弓皆作逢字顏之推刊誤正
俗云逢姓之逢與逢迎之逢各為一字此碑逢盛作
逢而逢信又作逢抑書碑人誤耶或當時假借通用
耶魏元丕碑有逢收孔宙碑有逢祈高頤碑有逢伯
陵皆作逢與此碑同說文逢音龐逢音馮又音蓬今
人讀鄒孟逢蒙學射于羿作鼉鼓逢、之蓬音者誤

漢三公山碑

洪氏錄此碑不甚殘缺文字簡質聲諧理順所載姓名可見者六人立碑者元氏左尉上郡白土樊瑋而末有石師劉元存至於舉將南陽冠軍君姓馮諱巡字季祖頌之詞幾二百餘言漢時舉將猶後代舉主聞喪制服有至棄官者如童恢弟翊聞舉將喪棄官是也瑋感巡德借神祠頌之已開後世生祠頌德之漸亦見漢人誠樸不敢另立祠碣也說文諱認也東方朔七諫恐犯忌而干諱故命名者不以國不以

山川等使之易于為諱禮有幸哭乃諱之文以見生者之不必諱也故生曰名死曰諱顏氏云名終則諱之馮巡為常山相見無極白石兩碑與此碑同為光和四年立而稱巡曰諱何耶今人狀述先世事跡至不敢填諱而用達官顯者填之其文愈密其情愈偽要自此碑開其端耳然漢碑中之生稱諱者不一或當時習俗然也

漢嚴阮君神祠碑

碑云前世通利吏民興貴有御史大夫將軍牧伯故

為立祠以報其功自亡新以來其祀墮廢阮稍埋塞隄防沮潰神怒民怨縣遂以衰任宦失官踣弊不震又云乃復浚治殺阮通利其水紹修舊祀其有徵拜州郡辟召皆當來辭殺阮神尚饗予詳味此文蓋以前世阮治民得貴顯乃有御史將軍等人共報神休阮潰則仕宦不振今以治阮修祠而祝神饗其義甚明若謂御史將軍大夫牧伯即殺阮神位號未達此碑立祠之意矣且五樓東臺王翦之名碑中未及或五部神自有廟恐非即此祠也小歐陽云中條山有

石隄樹谷常湧溢為患則非神人之名可知

漢無極山碑

右無極山神廟碑云光和四年某月辛卯朔廿二日

壬子太常臣耽丞敏頓首上尚書謹按文書男子常

山蓋高上黨范遷為無極山神索法食比三公山故

事臣耽愚戇頓首頓首上尚書制曰可尚書令忠奏

洛陽宮光和四年八月十七日丁酉尚書令忠下太

常臣耽丞敏下常山相云其章奏如此集古錄云

漢時章奏首尾皆言臣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

書而此碑所載太常章首尾不稱死罪丞敏又不稱
臣莫詳其制愚按孔和碑云司徒臣雄司空臣戒愚
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制曰
可後魯相平行長史事卞守長擅叩頭死罪敢言之
司徒司空府云漢時章奏原無定式且司徒司空
稱臣而魯相亦不稱臣此碑太常率丞故丞不復稱
臣也靈帝紀熹平三年十月太常陳耽為太尉五年
五月罷不言復為太常而光和四年十月又書太常
陳耽為司徒則此臣耽者陳耽也尚書令忠不載于

紀中列傳上有陳寵子名忠曾為尚書令然在安帝
時此外更無名忠者——碑又有終南之敦物與
岱宗之松揚越之篠蕩云：洪氏以敦物為終南所
產與松篠同科按前漢地理志註云太乙山古文以
為終南垂山古文以為敦物禹貢終南惇物雍州之
山也

漢涼州刺史魏君碑
右魏君碑云君諱闕字元丕京兆闕牙都尉之闕有
畢萬者仕晉封魏此族系名字也趙氏云皆不可考

何哉牙字上所闕必虎字也洪氏云漢人書碑廟號
如太宗官名如太尉太常太守太中地名如太原太
陽山名如泰山皆作大此碑魏君之母却作泰夫人
其用字故相反如此按孔宙碑泰山都尉仍作泰劉
寬碑太尉仍作太亦未必皆相反者惟唐孔泰師碑
泰字與此碑同在漢人字多借用太作泰尚或議之
至唐字備體分而猶借用所弗解矣今夸字改從彛
或疑其無本而此碑夸戎作彛戎亦借用耶抑他有
所謂耶

漢成陽令唐君碑

右唐君名扶字正南潁川鄆人歷官至成陽令換昌
陽吏民士女攀車作頌若今之去思碑也其文有如
山如岱高如不傾如關疑江字如海澹如不盈下句如字
作而字解漢人用字若此者甚多又云司空公在朝
遼隨正色竭忠為國討暴六侯俱封洪氏謂司空名
珍中常侍衡之弟也按唐珍子熹平二年自太常為
司空而衡與單超等誅梁冀五人俱封為縣侯此云
六侯者疑誤集古錄云文字雖班，可見而不能得

其次弟子觀此碑八百餘言洋洋灑灑文從字順豈
歐公所收摸本或斷缺不完者耶未有處士閻葵斑
閻葵之姓不見于他書惟靈臺碑陰有閻葵溢一人

漢白石神君碑

右碑趙氏云其文有居九山之數參三條之一莫曉
為何語按水經有九山廟碑云九顯靈府君者太華
之元子陽九列名號曰九山府君也南據崧岳北帶
洛澁云尚書正義曰從導岍至敷淺原舊說以為
三條地理志云禹貢北條之荆山在馮翊南條之荆

山在南郡馬融王肅則以蕞岍為北條西傾為中條
嶠冢為南條自岷山之南至敷淺原不與大別相接
則岷非三條也惟穀阮神碑云中條之山者蓋華岳
之體南通商雒以屬熊耳洪氏謂與正義合予意無
極三公封龍諸山在崧華之間二碑皆從太華立說
而有據崧嶽通商雒之語是即此九山三條涇脚也

漢都鄉正街彈碑

周禮里宰合耦于耒鄭玄謂耒者里宰治處也若今
街彈之室疏云漢時在街置室檢彈一里之民於此

水經注建寧三年改新豐為都鄉而百官志凡州所
監為都：鄉者都邑之鄉若今之闕廂也故鄉曰某
鄉而都鄉則無地名封爵有都鄉侯在闕內侯之上
正者漢官舊儀云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以為衛士
一歲為材官騎士前漢食貨志月為更卒已復為正
師古曰更卒給郡縣一月而更正卒謂給中都官者
此都鄉之正也周禮于耒耨合耦以勸農漢人于街彈
之室科彈不法昆陽當喪亂之餘徭役煩苦郡守縣
令班董科例收其舊值臨時顧募不煩居民立碑於

街彈公所以頌其德也洪氏云趙氏誤認街字為衛
改名衛彈碑亦引衛宏漢官舊儀為證無論街彈見
於註疏若衛士乃正卒一歲以後所遷之名又一歲
為材官騎士百官志註云凡八月都尉令長相丞尉
課試殿最非若正卒亭長之所得糾彈也况去士字
似不成語予意仍題街彈為得洪氏碑目云水經作
衛為趙作街彈按水經魯陽縣有南陽都鄉正衛為
碑衛為似人姓名在魯陽非昆陽也如以衛字屬之
上文則為碑二字題額又何說乎又引劉熊碑愍念

烝民勞苦不均為作正彈按三國志吳張琳為司直
表正彈曲二十人專司不法與劉碑之正彈同非此
碑之正係卒夫之名也况洪之所辨乃衛字若引劉
碑則正彈連合又何闕涉乎

漢尉氏令鄭君碑

應劭曰古獄官曰尉氏鄭之別獄也臣瓚云鄭大夫
尉氏之邑顏師古曰鄭大夫尉氏掌獄之官故為族
耳按古之治獄官曰理月令命理瞻傷註治獄官夏
曰大理或曰李臯陶為大理又獄官曰士尚書汝作

士周禮士師註士察也主審察獄訟之事未聞春秋
時以獄官為尉氏也瓚說得之

漢周公禮殿記

右記在成都刻于殿之木柱其云漢初平五年倉龍
甲戌旻天季月爾雅秋為旻天季則九月也又云梓
潼文君增造吏寺二百餘間又云烈火飛炎官民寺
室合為灰炭說文寺廷也釋名嗣也治事者相嗣續
于其內左傳註䟽寺司也官所止曰寺漢書注凡府
廷所在謂之寺然則寺者公府之名也自西域白馬

馱經初止鴻臚寺遂創名白馬寺後世浮屠所居皆
名曰寺而官舍不概用之矣之官之所立職有九
寺如今大理寺光祿寺之類然皆官制職銜而非居
舍之謂吏寺官寺僅見於此碑

漢巴郡太守樊君碑

西疆下賓近聖禹飲汝茹汭汭宕渠令下布化三載
遭離母憂五三斷仁三從事下舉直措枉彈思舊制
彈鬻糾貪務鉏民穢惠苦政俗喜怒作律案罪殺人
不顧猖獗告子屬孫敢若此者不入墓門州里僉然

號曰吏師句十三劉公下二世欽重句一巴郡後漢中引

老乞身句二校尉下君仕不為人祿不為己桓大度

體蹈箕首當窮台緄借哀字松喬協軌句六截形下凡百

咸痛士女涕零臣子褒述刊石勒銘句四以上序也銘

二十六句又亂曰十二句上句造下石工劉盛息燥

書按顧云漢故領校巴郡太守樊府君碑篆書文字

完好予惜趙氏不為跋註而米巫凶虐不得專指張

角故為補錄刪去之句而論之樊為仲山甫之後樊

宏等五侯封邑在梁楚之境飲汝茹沔隱其籍里也

遭離母憂五：斷仁居喪二十五月也在官則鉏強
祛穢居家則誥誠子孫故曰吏師也牧伯劉公二世
欽重謂焉與璋也表授巴郡後表漢中未奉朝命故
額曰領也巴郡妖巫張脩亦療病取米五斗又張陵
作符書惑衆傳子魯、傳子修、與魯掩殺漢中守
皆謂之米賊惟角未常犯蜀故以碑之所指必修魯
也助義褒義漢志所無皆二劉自置之官是時奄監
弄權強藩擅命敏乃見幾高蹈時論褒之一則曰箕
山首陽再則曰赤松王喬銘詞有捐陪臣之語者不

止不污於米巫亦不附於二劉也若据趙跋似以牧
伯為劉表疑誤多矣歲在汁洽為未乃獻帝建安八
年卒又二年立碑刻者劉盛書則盛之子懌也

漢綏民校尉熊君碑

凡漢碑皆云某君之孫之子不著名字此碑云高祖
父籌文曰祖父旻曾祖父範祖父師又曰喬後有同
產弟望長子冉洪氏謂旻者必高伯叔祖之下喬
者其父也高曾子弟歷歷可稽而熊君之名字獨闕
以興平元年除桂陽曲紅長歷仕至七十有一歲以

十一年三月廿七日卒而無紀年乃建安也銘後列
故長沙茶陵長文春故桂陽重安侯相杜暉二人讚
頌各數十言洪氏謂為同郡盛德之士作文者惜其
無所記錄故附之左方也古人立碑皆門生屬吏今
之顯爵大業非子孫不立表誌安能頌及異姓如此
碑也乎洪氏曰灌陽縣以觀水得名譌觀為灌吾友
顧景范閉戶三十年著成方輿紀要一書考訂精審
引據該博及查此縣註云建安中孫氏析零陵置予
告以此碑荊州牧劉表拜熊君為騎都尉受命立灌

陽瞿長非孫氏也吳志建安二十五年魏封權為吳
王以大將軍領荊州牧則孫氏之全有荊州在表死
十年之後碑為當時所立其云受命立灌陽乃表所
置無疑宋書零陵內史屬觀陽男相曰吳立前漢膠
東國有觀陽縣應邵曰在觀水之陽恐非此灌陽也
琅琊代醉編據米翌云紅字隸作江字如周暉碑曲
江皆作曲紅古文字簡故以紅為江也此云曲紅當
與暉碑同

漢太尉楊震碑

右碑震之孫統之門人汝南陳熾等立在建寧以後
去震死已四十餘年矣傳云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
不詳所遷者何官碑止除襄城令遷荊州其餘自太
守至太尉皆同但震性剛言直違時罹禍如劾王聖
救趙騰糾劉環黜耿寶地震封事尤為愷摯碑無一
字及之即闕西孔子之號王密暮夜之金無可忌諱
而皆不之及何也傳五子碑云長子富波侯牧次讓
趙常山相次秉復登上司陪陵京師以奉黃門侍郎
凡四人當以碑為正後復詳序牧子統金城太守沛

相讓子著高陽令而不及牧孫竒子亮秉子賜奉
子敷子衆又何也楊氏碑甚多皆在闕鄉縣墓中
有繁楊令碑亦牧之少子惜遺其名

漢執金吾丞武榮碑

右碑在濟寧州學中予至碑下手榻之殘缺過半而
姓氏官秩猶存其額隸書黑文曰漢執金吾丞武君
之碑君諱榮字舍和治魯詩經韋君章句洪氏云漢
興魯申公為詩訓故齊轅固燕韓嬰皆為傳又有毛
氏之學故曰詩分為四申公授瑕丘江公韋賢治詩

事江公傳子元成皆至丞相孫賞以詩探哀帝至大
司馬碑云治魯詩經韋君章句者此也予考之傳志
而知洪說之誤藝文志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
立博士河間大毛公傳自子夏不得立儒林傳言詩
于魯則申培公事浮丘伯為訓故弟子瑕丘江公盡
傳之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江郎取丘有韋氏學毛
詩正義序曰漢氏之初詩分為四申公騰芳于鄢郢
毛氏光價于河間貫長鄉傳之於前鄭康成笺之于
後洪氏用此語以申公轅固韓嬰毛萇為四與正義

乘矣後漢伏湛弟黯定齊詩章句杜撫定韓詩章句
張匡作韓詩章句傳魯詩者如楚元王許生徐公王
式張長安唐長賓褚少孫薛廣德龔勝龔舍高嘉
孫詡李昺魯恭李業魯丕包成魏應陳重雷義皆無
章句韋氏世學魯詩使有章句為榮誦習豈遂遺於
載記不與齊韓並存也耶然榮去韋氏未遠似亦不
妄或魯詩亡于西晉并此章句失傳未可知也其曰
痛乎我君仁如不壽春秋星隕如兩釋者曰如而也
歐公于郭輔碑寬舒如好謂施于文章以如為而者

始見之而不知又有此碑也

漢富春丞張君碑

右碑額漢故富春丞張君碑篆書名字殘缺父兄官稱亦不可考但有州從事除吳郡及一丞字知其所歷之官立碑者嚴平李德上下皆闕不知其為故吏為門人也洪氏曰其文多不成章而銘詩可讀如三年癸亥景命不祿東都歷年凡三癸亥永平與光之和之六年延光之二年是也建光有三年則歲在癸亥但次年壬戌已改延光亳社去雒陽不遠不應踰兩

載而不知改元此碑先已裝剪不無顛倒棄去者三
年之下盖有闕文也按西漢富春俱屬會稽郡高帝
六年以東陽郡鄞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為荆王
註吳郡即會稽似郡縣之名新舊可以互稱而孝成
元始三年歲在癸亥則疑此碑為前漢立然在初置
郡邑之時或引故證新不宜歷世已久猶稱故郡也
况此二語在銘詞之前銘內又有垂歌吳域吳字兩
見其為東漢人無疑第順帝永建四年始分會稽置
吳郡而富春屬焉不得于建光中即稱吳郡所謂碑

係裝剪或有闕文者信矣

漢巴郡太守張府君功德叙

納碑陰題名七十四人
後云中平五年三月上旬
書君升台祚承天百福子孫千億細審其詞為張君
在位時立故李元等皆掾屬不書故吏可知已趙氏
未見碑陰故疑無卒葬年月也

漢戚伯著碑

已未春予在京師于孫氏研山齋見拓本其額周字
上有本字異乎他碑之額

漢仙人唐君碑

右唐君碑云字公房成固人居攝二年君爲郡吏啖
瓜旁有真人左右莫察而君獨進美瓜又從而敬禮
之真人者遂與期聳谷口山上乃與神藥曰服之當
移意萬里知鳥獸言是時府在西域去家七百餘里
休謁往來轉景即至闔郡驚焉白之府君從爲御史
鼠齧車被具君乃畫地爲獄名鼠誅之視其腹中果
有被具府君欲從學道公房頃無所進府君怒收公
房妻子公房先歸谷口呼其師告以尼急其師以藥

飲公房妻子曰可去矣妻子戀家不忍去師曰豈欲
得家俱去乎妻子曰固所願也于是以藥塗屋柱飲
牛馬六畜須臾有大風雲來迎公房妻子屋宅六畜
脩然與之俱去又曰賢者所存澤流百世使輦鄉春
夏毋蚊蚋秋冬鮮繁霜癘盡云云按水經云樂城智
水川側有唐公房碑公房升仙之日壻行未還不獲
同行以此川為居號曰壻鄉而此碑並無壻居川中
之語神仙錄云仙人李八百為公房家傭作惡瘡使
公房夫婦及三婢舐之又索美酒三十斛浣瘡因以

餘酒浴公房夫婦顏色更少其說近怪豈李八百者
即碑所云真人也耶博物志云公房得道雞犬皆仙
升惟以鼠有惡不得去鼠自悔每月一吐其腸胃更
生謂之唐鼠此借盡地誅鼠事而神其說也華陽國
志云蜀以城固為樂城碑與水經合第六朝督字作
聾字而漢隸智字亦近聾字如碑云真人期聾谷口
山上及後聾鄉皆當作智字使公房有督與真人相
期碑必詳言之矣夫水曰智水谷曰智谷則鄉為智
鄉無疑所謂督鄉者乃妖異之說予故全錄碑文以

證之

右夏堪碑云初涉府朝典職首曹洪氏

府椽皆上言首曹者東西曹也按後書百官志太尉公下自東西曹至黃閣主簿皆為公府椽屬比古命士若相府則在司徒公下本注有世祖即位以武帝故事置司直居丞相府晉百官表注云漢丞相府門無闌不設鈴不警鼓言其深大濶遠無節限也古今注永平十五年更作太尉司徒司空府然太尉司空

皆稱公府惟司徒稱相府漢舊儀曰元壽二年以丞
相為大司徒是也蓋相府祿屬三十一人大約與公
府同漢碑及妻某氏者絕少此云娉會謝氏并靈合
柩合葬誌墓之自也又云古命有之仲泥何悅洪氏
責以狎侮夫子之罪按字書仲尼之尼下從二與僧
尼之尼從工不同尼音夸古文字也尚書隅尼島尼
萊尼今文皆作夸則夸尼音義同矣左傳哀公誅孔
子曰嗚呼哀哉尼父直用古文今讀與僧尼同音者
已謬而此之作泥尤怪然漢人書碑率多假借亦不

足怪也